



松風閣

發威亭行松徑至蘆子

黃庭堅  
前人

黃鶴樓

黃州陪子瞻遊武昌西山

范成大  
蘇軾

黃鶴樓

遇吳口

王十朋  
前人

黃鶴樓

捲雪樓

白玉堦  
謝枋得

九宮詩

元沈如筠  
丁禹年

望黃鶴山張君

南浦  
翁人

寄題黃鶴樓

明李東陽  
翁仲

黃鶴樓次李西涯閣老兄寄韻

寓武昌  
翁仲

江夏縣王太守城南精舍

萬景清  
王守仁

慕黃鶴樓奉答鳳山院長

王廷陳  
李夢陽

漢江秋送范子之桂陽

重陽前一日登黃鶴樓  
孟洋

登黃鶴樓

楊慎  
翁仲

黃鶴樓飲後作

白龍寺  
王廷陳

武昌分司園亭燕集

徐中行  
吳公倫

散花洲  
翁人

雨中渡鄂江

夏口別吳虎臣  
舟泊漢江望黃鶴樓  
王道昆  
道士漱  
藝金湖尋兀次山宅  
夜宿武昌寓所  
楚江秋晚次石田翁頭  
僧明秀

武昌府都藝文三  
題音記  
明朱廷立

樂方典第一千一百二十五卷

明朱廷立

縣之西有峯秀若錐然直逼霄漢有曰雨山云山

多泉石神龍所都雲雨過多白日走故名焉

以侍御史而住者三十年以太僕少卿疾家民者將

十年凡遁之山歷覽始焉猶少茲山一遊然未知

有觀音聲也著籍已酉子罷政後舊日工課明年

友人樂橋東向予言巖壁不輕口聽之宛然嚴之

在目也欲與俱往雖時方春農事孔棘果是年十

月罷之往先大夫方伯公里九山稼子赤珪朱子犀

漢郭子儀在焉是日宿宿漢明日宿龍山形間流水

源皆急湍足涉之則水急石危人有

涼雨山人知予等來者四人餌然就道搔東惟不

曳豈來人誰未去人耶入羅城轉黃田首于平

昔所未跡山川初識曉新相逢村老悉古朴有

前輩風今有遠想焉至福壽寺無住處一唯幽僻

矣世有負巒峩而弗自憚又無有勝之者若老屋大

行十餘里雨山漸近平日所望西南翠峰今日目前  
久入山口渡石橋登山僧半身披衣食草下山迎穿林傍  
石盤復雜定至曰不知尊客即願了天曰何如尊客  
至山牛鳴東唯呼若有追而慢者子乃知巖所在須  
臾至巖宇發仰面笑曰以吾所聞追能盡此巖哉奇  
觀奇遊莫不徒之最高峰十餘丈巖石崇巖殊巖星  
附無窮狀具獨出面下垂本薄而木已狀如錦囊  
孤懸虛室者觀他石爲異中露一孔其深隱隱金  
光一點蔚然而外射者觀音像也造化委形自然之  
巧有如此者世所難刻苦靡極何可及此巖宿古木  
斜出如蓋其根抱石盤曲如蛇蟠又不知其年數巖  
陰不可梯俗曰村中人以金碧新觀音像則必呼山  
下金童公齋公至則拜巖下祝曰吾上巖觀觀音  
舉步攀躋石迂折而上人望之驚木森然則  
從孔中入取觀音像色於背而上又禽鳥雀出入於  
其巢然其送觀音而上亦若是巖一大矣嗟乎危哉  
設失手害物有粉如矣韓昌黎登華山至經險處撫  
索悲號齊公反勝之耶蓋所恃者觀音必相之故  
其神全而無忘列子所述登南山履危石臨百仞  
淵皆透足一分垂青苔半身坐草由東後  
灌木西上至佛堂青山四抱如抱珠輪四山  
皆響香烟飄散林杪若輕雲之過也石下泉  
流淙淙有聲人云春來泉盛瀑布石而激如雪片  
片素濛人衣夫以予所遊諸山此爲第一酒遊者則  
甚少暨其地俯仰乎使當衝刺則逝者月不知其幾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彙編卷方典		第一千一百一十五卷目錄
武昌府部藝文三		都下漢辛大返武昌
觀音最記		江夏送客
通津橋記		送客知鄧州
重修西河橋記		送客于歸武昌
崇陽縣修城記		西山
重修崇陽城記		江夏贈厚南陵水
華嚴記		江上吟
華嚴記		望鵝記洲後橫衝
翠屏山記		鵝洲
鸞鳴山記		送黃鶴樓崔侍御宴
西溪橋記		東次鄧州
石居記		送田端還宿洛府
採蘆井說		黃鶴樓歌送人
崇陽縣修城記		送王九之武昌
武昌府部藝文四書		武昌老人說蓮歌
登武昌閣		黃鶴樓
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		賈島詩
南齊詩賦		東次鄧州
陳陰齋		送黃鶴樓崔侍御宴
唐宋之間		寄相公杜黃鶴樓崔侍御宴
杜審言		秋曉與江夏沈十七舍人
度石門山		赤壁山
葛石潭		杜牧詩
石頭口水導		赤壁山
重陽日鄉鄰送菊司道		晚出陽關渡
黃鶴樓送康太守		送鄂州張別駕歸襄陽觀者
送人歸江夏		黃鶴樓寓題
送江至武昌		黃鶴樓
孟浩然		望大石
黃鸝機		宋玉安石詩
前人		李公擇求黃鶴樓詩因記舊聞於萬當世說
前人		蘇軾詩
鄖州西隱吟		西山
鄖士元		前人

松風閣

發威亭行松徑至蘆子

黃庭堅  
前人

黃鶴樓

黃州陪子瞻遊武昌西山

范成大  
蘇軾

黃鶴樓

遇吳口

王十朋  
前人

黃鶴樓

過樊口

黃庭堅  
前人

黃鶴樓

捲雪樓

白玉蟾  
謝枋得

九宮詩

望黃鶴山張君

南浦  
元沈如筠

九宮詩

兵後還武昌

丁禹年  
前人

九宮詩

南浦

寄題黃鶴樓秦同府  
明李東陽

九宮詩

寓武昌

翁楨  
前人

九宮詩

江夏趙王太守城南務舍

萬景清  
達賈

九宮詩

幕賓黃鶴樓奉答鳳山院長

王守仁  
頤菴

九宮詩

漢江秋送范子之桂陽

李夢陽  
孟洋

九宮詩

重陽前一日登黃鶴樓

楊慎  
登黃鶴樓

九宮詩

暮雨黃鶴樓後作

白龍寺  
王廷陳

九宮詩

武昌分司園亭燕集

徐中行  
吳倫

九宮詩

武湖洞

葛花酒  
前人

九宮詩

兩中渡鄂江

樂府典第一千一百二十五卷

雜音記

明朱廷立

縣之南有華山秀氣發然直逼霄漢有曰雨山云山

多泉石神龍所都雲雨多自此出故名焉住將

以侍御史而住者三十年以太僕少卿疾家民者將

十年凡通之山水歷覽始焉猶少茲山一遊然未知

有觀音聲也慕靖已酉予罷政後舊日工課明年

友人樂橋東向予言嚴勝不輕口予聽之宛然嚴之

在目也欲與俱往維時方春農事孔棘不果是年十

月罷往先大夫公里九山稼子赤佳朱子犀

漢郭子儀在焉是日宿雨漢明日宿華山雨潤水

源雨山乃發跡處予南約數步南望天柱峰突兀

言雨山人知予等來者四人慨然就道搖東惟不

曳豈去來人耶入羅城轉黃田首予平

昔所未踏山川初識曉新相逢村老悉古朴有

前輩風今有遠想焉至福壽寺無住處一唯幽僻

矣世有負巒峩而弗自燭又無有燭之者若老屋大  
行十餘里雨山漸近平日所望西南翠壁今在目前  
矣入山口渡石橋登山僧半披衣食草屨下山迎穿林傍  
石盤復築室至曰不知尊客即願了了曰何如客客  
至山半覺寒唯呼若有追而慢者子乃知嚴所在須  
臾至嚴子發仰面笑曰以吾所聞追能盡此嚴奇  
觀奇詭妙不徒矣嚴高十餘丈異石巖壁殊帶星  
附無萬狀具獨出面下垂本薄而木已狀如錦囊  
孤虛室者觀他石爲異中露一孔其深隱隱金  
光一點蔚然而外射者觀音像也造化委形自然之  
巧有如此者世所難刻苦靡嚴何可及此嚴宿古木  
斜出如蓋其根抱石盤曲如蛇又不知其年數嚴  
陰不可梯俗曰村中人以金碧新觀音像則必呼山  
下金童公齋公至則拜嚴下祝曰吾上嚴觀音就  
舉樂輒輒石近折而上望之森森然木全則  
從孔中入取觀音像色於背面又翁鳥雀出入於  
其巢然其送觀音而上亦若是蓋十六矣嗟乎危哉  
設失手害物有粉如矣韓昌黎登華山至經險處撫  
索悲號齊公反脣之耶蓋所恃者觀音必相之故  
其神全而無忘列子所述登嵩山履危石臨百仞之  
淵皆若足踏足一垂分青苔青苔單由東後  
流而西上至佛堂青石四塊抱如青囊轆轤四山  
皆響香烟飄散林杪若輕雲之過也石下泉  
流淙淙有聲人云春來泉盛瀑布而激如雪片  
片漱漱人衣夫以予所遊諸山此爲第一酒遊者則  
甚少暨其地僻幽而使當衝則則遊者月不知其幾

與此山何異也。徘徊指顧，勝游消遣，無流連覩覩。此境殊識此氣氛，如渴之飲，是詩為其山是為某水，無得也。何取於遊口占一詩，為財贈也。落山至普氏，漫上廬山，采山藤，惜未能一茹其上，齧葉其餘，遺恨甚矣。嘉李大匡遊衡山，與諸友約日七十二里，一毫不盡，一日不遊，七十里一毫不盡，無歸路。笑之曰：今復能之乎？老矣！子問觀音崖中，覽覽驚心，中容一前，前者一人拜其高可立一人伸一手，然所見特存，在一孔耳。人雖入恐不能仰且旋。今若是耶？物遠視則小，可以知幾之高出兩山衆。謂予宜為記。予懶矣，夫山川以人而勝，茲迹也。茲山增勝耶？矜夫萬物，其公可知也。斯不可以無憇是故。君子有若斯言，豈容苟存焉？於其所遊，樂嘗戒存焉。何往非學業哉？是不可以不勉。

人心要系自于萬物其事於予師督學蕭山蔡公  
嘉發議定三十兩財以應付之使費悉為予所  
寒退深恐失之又再拜焉馬主人由  
又再拜焉道其故主人如雅善又再拜焉為申其請  
由是人咸之名出貨以應付所基賜于金矣乃於正  
德癸酉冬與工明年冬橋遂成神速之邦磚石爲之  
高廣如若舊說既且美善周道焉行者日向謂不復  
見橋今復由之矢善事奉事奉廷立曰神之成也存  
見人小亦存於此而眾樂之始聽之  
歷險勞苦弗怠屈膝下氣弗忘志篤於善也事是以成  
彼志篤於利者亦自營是也志利而人怨之其觀志者  
而人頗之者蓋新嘗試將航山未有子乃今子孫猶  
復成行列矣其平日嗜義利物致者然而而構陰  
功始亦不少子孔子孫立不義於善即蕭山公宦  
遊惠政所至通路皆成後人振振不疑然平航山  
所生子隱居作善子立功以得名不信然平航山  
問記於予予為弟子員憲官中外歸本因循未就  
也乃今恭然猶矣子文興復以幣贈予曰記之之  
也予有過焉予承先志克孝予願負良友為弗信  
耶力辨其辭退而爲記慨斯人之不作感日月之易  
遷驚往事成跡跡矣雖非注筆子之筆稱此季札之  
劍客前遇已枉書以贈文爾嘗名石禁公名湖濱  
邑人師與兄名代書之時慕清之愈  
西河之名情自余令君始而人知有橋之利而不廣  
之害則今一俟之法云蓋孔道也南通蘇杭北

指麾柳東西日月出入之所靡不有車轍馬跡焉而其威介乎其中而西淮之廣教於城不數武而時上合衆流河患春夏之交猛怪嘗害濟源澗縣境而魄忤所從來矣曹侯南下車延見邑父老問民所疾苦發曰善哉大夫之言邑孰有其河患者杜雲爲農之而中廢惟唯乃指揮爲資役石於山林於於驚捨其簡務食念勤勞無已復復智者未之知而告成於事作於於遂義者頃於愚農者舉手加額相處而便淹以遼寧空乏去今令君固公私而嗟異焉蓋較其成功之易而憂其信義之難也其所爲覆而得之莫而惟之孜孜盡心力而圖之者觀嘗俟有加焉而備之功遂以不朽歷難矣成庶生吏民追詠得余之而功之不易成也創也而利也匪難之者難前人中廢之業而有其成功之難也大張後援始橋西河不中道而蹶後來者蹶常落不出片語及橋西河豈豈蓄物力測自量其才微無受旁氏僥財名寧袖于民之魚龍而莫之拯惟人兩俊甫伸而力自贊其不類木術一錢可盡半粟萬閑數月而告成事平確無之洪渠之濱接濟之涓涓援若干百之命於波濤翻卷餘而得於平原遠路間援無咎者不知復是昔山川之所勃蕪精神之所鍛注其中廢之業而有其成功奈何泥歌無述也請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夫構能成而河不能無漫張能待之兩保而兩消不得得異異日有如暴風雨潰竭力以攻吾舊而思

苦我父老子孫則侯之方策在矣侯若曰母茲或玷實偏處此以與我父老子孫爭此權也是後之君子不奉也余一人將有賴焉不使邑人從父後而明稱聞哀衣草車之志而遂其大致如此

崇陽縣修城記

主上新服命思保障元元以千城玉室詔天下  
子萬古咸安靖地二等衣冠無內憂而外是關

使那大憝俱在此境。而若報是城，是元運還休也。  
於是焉在推蕪方城，築水險齋外城。莫先於葱於。  
是中丞趙公任史公實受成命，下其議。集長一  
時數十縣各分創以令。大崇宗陽固漢卜萬之本  
故城也。山洞巖縫舊稱天城。以其鄰六縣介平豫郡。

以爲厲己亡治制與時即不勞民傷財且惟大役農耕  
成者不將任其勞而無所取故或先憲愚民不督詔令徇利  
因者之陋是也固也豈其役所由起利所爲也惟易千數百人  
免於辛勞不勞平治天下獨何難於用民乎蓋已往之歲  
定徵邀別駕都公營之而謂南漢王公爲邑長已又  
禮部推程公董其役是時有司非不東遷斯城而程  
又以遷去民即時而畚揭將而謂雖不有初遷吾  
重闢之矣會淮濱大夫方彊守普安州兩臺因之疏之  
朝改典圖崇政實其才爲農場督之俟至覽覽之  
心懷其算曰夫某所計丈尺爲地厚薄得失則  
土方壤選苗事期於徒使虛耗財用置輕賈以令  
役於一邑若則有常奈何屬役賦丈以盼之我而何而  
其覆蓋之不前也庶幾爲政察道旁全爾苟不機  
於百姓惠始民吾專任筠能力以完之可而興利

成是用陸之不愆於素因固子弟七十人計里分塗  
刻期程力萬夫悉來公日督扶之靡不夙夜身在陣  
間至敵庭謀之卒以助不殆衛守文之更以精不虔  
施不踰度之實以備不虞也使不速達而急擊  
防勝固罔焉若大丘氏之運捷凡以考古宜尊再興  
河表惠農疏禮樂之民節率寧乎其中蓋亦然大  
國也城始於萬曆二年八月落成於本年十一月大  
四尺水洞門四門各有樓櫓一丈東曰寶華南  
曰迎薰西曰早成北曰拱崇禁堂壇暨冕皇與碑稱山  
河表惠農疏禮樂之民節率寧乎其中蓋亦然大  
國也城始於萬曆二年八月落成於本年十一月大  
民各以其力自爲之夫徒不輕用而誠不自地出安  
得以時滿爲解官弛其賦民勤其城兩臺雲壤之  
堅苦我身受其命何可後時既有後事何可弗典  
知也詩曰天之命我城彼方彼發以赫赫之名  
顧所謂常若若此其勤又何敢不奔走於今日以爲  
榮矣也哉夫榮矣也哉是庶民也用民之而以民是  
足以宣上德而不居其成功足用揚名兩善以報天子  
四封之臣無以諭此矣今不俟以固附春秋之正而遷  
書之又以易禁城之不朽非後作也掩臺某屬有成

三之一、惟城之役，若君者，據縣廳，城石三尺，許民宜之。  
惠君用龍以與州知州來治縣事，代之。公薨，君丁  
權武市，厲民方應，始工堅即城，壯矣。乃興其家，眷奉  
深，遺之。君不遺，固請歸。君之子，皆有才，皆成器。  
城民不敢怠，又思之。他役，雖報前功，富貴者，食幸醴陵。  
有豈弟樂也？吏部奏移，坐君屢民疾苦，一意休息，因  
甚。庶民可用，笑力請各邑，鑿金之表，金不得，又請  
發倉廩，又議營營地，以濟民之急。氏亦政聲競譽，春  
東作，又使役，俾一方，南徵，嚴陳備之，必專心思以  
石為城，縱衝以石築之，以十馬焉，實其高，其旁，基  
莫急於斯，以重民力，以萬全義。若古邑之惡城沂之  
美，重其事，得乎？夫病焉是役也，半十日，命之城牆，言官  
崇陽，自唐人黃為縣，洪武甲辰，開歲二百，有餘年矣。  
至是始克。有城，不亦難？我春秋凡，城，恭審體國經野。  
莫急於斯，以重民力，以萬全義。若古邑之惡城沂之  
美，重其事，得乎？夫病焉是役也，半十日，命之城牆，言官  
容，不能無色。邑不處，財時期，斯則底，猶可成復舉也。  
容，不能不拂民情，不處，財時期，斯則底，猶可成復舉也。  
秋之所棄也。城成，役者忘其勞，居者安其佚，民工商  
賈，咸得君之善相，與歡，帝力於何有？聞國以  
人心為務，時方，則獲平賦，蠲逋，減費，以利厚生。  
蓋困本，寧邦，則興，與設險，弭兵，其相，猶爲難也。君  
久使民生，利風俗，裕百姓，觀旌心，成威，城成，四  
之內，隱然天險，不可升也。仲山甫，爾齊，而詳勸之曰  
「天子是若，必如是，而後，有以教若，聖心，未嘗，保障之。  
」愚恭，私觀厥成，乃記其事，以垂永世云。

卷之三

卷八

華嚴記

五

華陵在縣南二十五里聖人山崩史家葬當河頭  
爲破橫障其功最鉅然受田之民持沙石積柴木百  
夫旬日排築而成一參再修築隨決朝決而夕塞  
民以爲厲何也萬曆十七年余行視陵見其流分三  
圳

增分四十块平原入皇湖溢井列面限并原分未

萬曆十一年二月王學曾

9

追尋其事主身死不能報。余曰：「是三千石在手，八百余石始命歸天。」賈得資七十九百四十載，有奇因定爲全蘇載五十載。一丁戶有長工五十三為。珊瑚有長令之曰：「名屬其如朝思暮遠者，必有問。各長其來公避。」遲還者，其副倍文率以身率民勤呼就役。計日奏功，及郡尉再往詣之父老，又以不可軍事請余曰：「官吏所自出且種稻以防水旱，其可不沒人學田由也。食會於其傍，夜有火光，字號有於地因樹鄭鄧尉曉視得一十六丈，取五分七釐，歲收租一石十斗。石四千九升以膳前所沒入學田租。十四石四千六升八合上之督學使曹公都守制。公復徵數而得命始以前歸之華陰併得清名。其隣漁者新築者地二十五畝五釐四毫咸獻粟一斗五升四斗八升八合田一畝咸獻穀三石已又得十五石上里足二十石二斗五升三合共其咸得至十五石七斗。升穀三石俾掌事者收支定期半糧償之。以祭詳其數余所印給薄其一在民庶後半有成勞哉然而非我作始也。會謂白唐尹溫公遺約令不得張公誅陳公仲微以迄於今代有作者而其主計議制惟今始有定籍。當其時聚米不與易矣。夫執道之使不惟皆貪也，勤力之事無能免者。或不能以既生之薄而渴其民，封井而病其民，有司也。人乃食人之食而任其事者，獨安能不加意於斯哉。父老伐石請以垂久遠矣。不許。今年某君居府使石已鑄弗能禁也。鄰名校山陰人菜名內舌池人。

翠屏山武  
南渡淮水補白鷗石航圖鑒刻於形而南岳派有一洞在  
仙曰資仙丹聖者王昇森立空巖容可數  
一可炬火深入有古龍潭曲岸峻壁玲瓏形狀  
不可狀蓋亦八柱之通穴也尤大人因號焉  
入境僅問山洞遂掩鑑覽也今年乙酉月載  
入境僅問山洞遂掩鑑覽也今年乙酉月載  
材舍人間城見易人公推三門登其上  
於縣廳櫬閣金冠蓋坐  
四顧徘徊驚萬象已乃私心異之自此非有  
勝遊登高作賦乘爽自忘者安得假寓公  
周王乎既而懷舊嘆惜則問野臣歌苦在  
之津律筆音旨曰通其山陰武威歲多子詩調  
風雨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  
遊洞崖草全有山水舞一闋一尺或速乃揚  
彷然若及三公追隱慕行者乃賦詩於二公  
拉余登翠屏塔發屏望猶約高測千里詩詠  
三公飛羽蓋在門呼余矣子命童子者擇水  
其後阮氏友人與五家弟相望至出南城樓  
梁南關道上石梁南關即翠屏峰山巔也復  
梓林公侯寄白草木風雲霞變易人黃君以  
余曰山有甘草木風雲霞變易人黃君以  
沉澱薄蘭青尚向人黃苦命童子取其葉見  
手香摸鼻嗅之來有掃酒者取卒立飲就  
上迷具去處問椎者得路稍稱闊則豁然  
城中懷閨環東南在日遠近歡喜又發篴

公甫欲登塔，至頂余曰：「造化之美，不可并乘。」而往  
典畫面還，何必九節玉盆？而後爲愉快乎？承波遠錦  
插地長屏是，亦足哉！諸君遠近已而下斯臺矣。泉聲  
瀑布與溪南，燭然亭相望。溪南有宅，余先大父御史  
君晉與友人歌曰：「沙三席，諸詩故館也。燭然則宗伯，  
先大人舊與他中丞郭令長。」諸君論陽明學，其間蓋  
白沙先生友余先大父而余先大父，則實師陽明公。  
人謂朱氏師友率子弟以過阮，葉泉下南市花園，繩約  
時在夕陽矣。所謂者山晚對翠屏，豈乃吳亂夏氏  
友人偶出溪上，憇雲中則又一段雅景，就撫皆大抒  
喜，遂生樹間取水，盥手笑樂久之。隱入五弟宅，談文  
飲酒，忽呼童子，啟黃門曰：「吳叔林至。」時梁欽至夫  
誠郎畏，居於錦帶之臣，而居縣全黨領也。太史公少  
之尚知有後世張良、韓信者，亦李廣其孫也。黃昏  
呼渡大張，延庭由城西百尺長虹，乃右軍稱  
味品類有意，也不空會稽，更翠屏而謂乎。

味品類有意

翠屏而謂乎

艾叔平

艾叔平

石屋橋記

艾秀

於他水至云其本旨，會作染則村俗不猶之誤耳。

武昌府鄧藝文四

宋鮑昭

登黃鶴樓

徐行

通部凌江渡

竹派威消別弄珠懷遺昔伊葉御奉得華茶人憂

木落江淹雁橫風送秋

十年金鑄借清潛無隱愁心而力苦不連正德

己那邁於崇通得財若干鳩其工之良水石之

堅有分一派為五道以散山深淺流之勢益功大

此是開年而構成令謂予有事於楚紀志之修宜記

十五里橫約四尺，經始於秋七月，畢工於冬十一月。  
也坦如砥，徒櫟利應諸君，其利於人亦溥矣。  
哉觀世之榮處，以資民財者用心不同矣。而况修理  
道路，又王政所係。諸君子不少有裨於時政也。歎予  
道遇塵埃，嗟厯否泰，而詩之乃遂屬以記志。而石諸君  
子好名，如古

西溪橋記

徐源明

徐行

採蘋井說

井以採蘋名，取其名也。其說見於黃帝正經，云鑿井

許有西溪，深有榆，所以便往來也。前有洪木橫流渠

堤，長逾尺，雖遠十里，行人吁嗟，有復初者。

其間案滌然，慕斯之好義者，同道心協，奮力修葺。

雖不日成，以堅其基，其岸，復復其地，其農者而

耕者，興者，騎者，住者，底而因興，慕斯之復此

橋也。無司會之責，而有土政之助，故記之。且使後之

飲則病瘳，昔有海花園者，蓋於療須頭而舉出體

盡，自謂必死而因病竟為之，盡除其疾。又不知其

而飲色如採蘋，按易井，辨寒食，則非寒之類不

可食矣。採蘋即其義也。然萃曰：「蓼木，烏賀不敢飲。」

飲則病瘳，昔有海花園者，蓋於療須頭而舉出體

盡，自謂必死而因病竟為之，盡除其疾。又不知其

而飲色如採蘋，按易井，辨寒食，則非寒之類不

委冕輶轡郊上揆崇雞釣臺臨揚問樊山開廣筵  
文物共載製馨明且憲倚光厭分昇書軒欲同萬  
參差代紀忍寂寥市朝變舞館樂餘基歌梁想道聲  
故林寥不子流池秋草蘆煙照悵若悲風空等深遊感  
幽客拂江早從貢玉輶升津阻獻酬良耆更聞見  
幸裕方音多乘風采綠猶子役有期第酒同遊行  
登武昌岸

黃鶴樓

楚人歌歷覽舊跡已上城巴水榮非字楚山關類書  
荒城高何落古柳細條珠煙蒸遠若此當不能居  
漢口夏別

唐宋之詞  
水廣不分大舟移杳若仙清江浮暖日黃鸝杳晴烟  
積木移壠遠風逐管絃遊不知樹雨慨此山川  
度石門山

杜審言  
石門千仞斷水落遙空道東縣崖半橋發砦洞中  
仰攀人屢息直下騎堤通雲徑步攀雲梯依攀乘  
星犧牛斗北天氣爭寒塞行旆高遙望同  
江岸連雲暮日氣抱殘虹未改朱明律先含白爲風  
堅直深不憚險灘澗窮焉登陟資徒鳥造化功

葛山濱  
圓津寫月晴明全萬象仙翁何時還綠水空蕩漾  
涼哉草木綠白露沾人衣猶醉空山裏詩閒鷺飛  
石頭口水寧

張九齡  
山盤逼石流北流遙林天合前浦日華浮  
自守陳蕃榻常登王粲樓徒然騎目底空是復心遊  
向殊無益合求名亦豈丘自陰方木所空復追窮憂

南客拂江早從貢玉輶升津阻獻酬良耆更聞見  
幸裕方音多乘風采綠猶子役有期第酒同遊行  
登武昌岸

陳繼善

遊人歌歷覽舊跡已上城巴水榮非字楚山關類書

荒城高何落古柳細條珠煙蒸遠若此當不能居

漢口夏別

唐宋之詞

水廣不分大舟移杳若仙清江浮暖日黃鸝杳晴烟

積木移壠遠風逐管絃遊不知樹雨慨此山川

度石門山

杜審言

石門千仞斷水落遙空道東縣崖半橋發砦洞中

仰攀人屢息直下騎堤通雲徑步攀雲梯依攀乘

星犧牛斗北天氣爭寒塞行旆高遙望同

江岸連雲暮日氣抱殘虹未改朱明律先含白爲風

堅直深不憚險灘澗窮焉登陟資徒鳥造化功

葛山濱

圓津寫月晴明全萬象仙翁何時還綠水空蕩漾

涼哉草木綠白露沾人衣猶醉空山裏詩閒鷺飛

石頭口水寧

張九齡

山盤逼石流北流遙林天合前浦日華浮

自守陳蕃榻常登王粲樓徒然騎目底空是復心遊

向殊無益合求名亦豈丘自陰方木所空復追窮憂

南客拂江早從貢玉輶升津阻獻酬良耆更聞見

幸裕方音多乘風采綠猶子役有期第酒同遊行

登武昌岸

陳繼善

遊人歌歷覽舊跡已上城巴水榮非字楚山關類書

荒城高何落古柳細條珠煙蒸遠若此當不能居

漢口夏別

唐宋之詞

水廣不分大舟移杳若仙清江浮暖日黃鸝杳晴烟

積木移壠遠風逐管絃遊不知樹雨慨此山川

度石門山

杜審言

石門千仞斷水落遙空道東縣崖半橋發砦洞中

仰攀人屢息直下騎堤通雲徑步攀雲梯依攀乘

星犧牛斗北天氣爭寒塞行旆高遙望同

江岸連雲暮日氣抱殘虹未改朱明律先含白爲風

堅直深不憚險灘澗窮焉登陟資徒鳥造化功

葛山濱

圓津寫月晴明全萬象仙翁何時還綠水空蕩漾

涼哉草木綠白露沾人衣猶醉空山裏詩閒鷺飛

石頭口水寧

張九齡

山盤逼石流北流遙林天合前浦日華浮

自守陳蕃榻常登王粲樓徒然騎目底空是復心遊

向殊無益合求名亦豈丘自陰方木所空復追窮憂

南客拂江早從貢玉輶升津阻獻酬良耆更聞見

幸裕方音多乘風采綠猶子役有期第酒同遊行

登武昌岸

陳繼善

遊人歌歷覽舊跡已上城巴水榮非字楚山關類書

荒城高何落古柳細條珠煙蒸遠若此當不能居

漢口夏別

唐宋之詞

水廣不分大舟移杳若仙清江浮暖日黃鸝杳晴烟

積木移壠遠風逐管絃遊不知樹雨慨此山川

度石門山

杜審言

石門千仞斷水落遙空道東縣崖半橋發砦洞中

仰攀人屢息直下騎堤通雲徑步攀雲梯依攀乘

星犧牛斗北天氣爭寒塞行旆高遙望同

江岸連雲暮日氣抱殘虹未改朱明律先含白爲風

堅直深不憚險灘澗窮焉登陟資徒鳥造化功

葛山濱

圓津寫月晴明全萬象仙翁何時還綠水空蕩漾

涼哉草木綠白露沾人衣猶醉空山裏詩閒鷺飛

石頭口水寧

張九齡

山盤逼石流北流遙林天合前浦日華浮

自守陳蕃榻常登王粲樓徒然騎目底空是復心遊

向殊無益合求名亦豈丘自陰方木所空復追窮憂

南客拂江早從貢玉輶升津阻獻酬良耆更聞見

幸裕方音多乘風采綠猶子役有期第酒同遊行

登武昌岸

陳繼善

遊人歌歷覽舊跡已上城巴水榮非字楚山關類書

荒城高何落古柳細條珠煙蒸遠若此當不能居

漢口夏別

唐宋之詞

水廣不分大舟移杳若仙清江浮暖日黃鸝杳晴烟

積木移壠遠風逐管絃遊不知樹雨慨此山川

度石門山

杜審言

石門千仞斷水落遙空道東縣崖半橋發砦洞中

仰攀人屢息直下騎堤通雲徑步攀雲梯依攀乘

星犧牛斗北天氣爭寒塞行旆高遙望同

江岸連雲暮日氣抱殘虹未改朱明律先含白爲風

堅直深不憚險灘澗窮焉登陟資徒鳥造化功

葛山濱

圓津寫月晴明全萬象仙翁何時還綠水空蕩漾

涼哉草木綠白露沾人衣猶醉空山裏詩閒鷺飛

石頭口水寧

張九齡

山盤逼石流北流遙林天合前浦日華浮

自守陳蕃榻常登王粲樓徒然騎目底空是復心遊

向殊無益合求名亦豈丘自陰方木所空復追窮憂

南客拂江早從貢玉輶升津阻獻酬良耆更聞見

幸裕方音多乘風采綠猶子役有期第酒同遊行

登武昌岸

陳繼善

遊人歌歷覽舊跡已上城巴水榮非字楚山關類書

荒城高何落古柳細條珠煙蒸遠若此當不能居

漢口夏別

唐宋之詞

水廣不分大舟移杳若仙清江浮暖日黃鸝杳晴烟

積木移壠遠風逐管絃遊不知樹雨慨此山川

度石門山

杜審言

石門千仞斷水落遙空道東縣崖半橋發砦洞中

仰攀人屢息直下騎堤通雲徑步攀雲梯依攀乘

星犧牛斗北天氣爭寒塞行旆高遙望同

江岸連雲暮日氣抱殘虹未改朱明律先含白爲風

堅直深不憚險灘澗窮焉登陟資徒鳥造化功

葛山濱

圓津寫月晴明全萬象仙翁何時還綠水空蕩漾

涼哉草木綠白露沾人衣猶醉空山裏詩閒鷺飛

石頭口水寧

張九齡

山盤逼石流北流遙林天合前浦日華浮

自守陳蕃榻常登王粲樓徒然騎目底空是復心遊

向殊無益合求名亦豈丘自陰方木所空復追窮憂

南客拂江早從貢玉輶升津阻獻酬良耆更聞見

幸裕方音多乘風采綠猶子役有期第酒同遊行

登武昌岸

陳繼善

遊人歌歷覽舊跡已上城巴水榮非字楚山關類書

荒城高何落古柳細條珠煙蒸遠若此當不能居

漢口夏別

唐宋之詞

水廣不分大舟移杳若仙清江浮暖日黃鸝杳晴烟

積木移壠遠風逐管絃遊不知樹雨慨此山川

度石門山

杜審言

石門千仞斷水落遙空道東縣崖半橋發砦洞中

仰攀人屢息直下騎堤通雲徑步攀雲梯依攀乘

星犧牛斗北天氣爭寒塞行旆高遙望同

江岸連雲暮日氣抱殘虹未改朱明律先含白爲風

堅直深不憚險灘澗窮焉登陟資徒鳥造化功

葛山濱

圓津寫月晴明全萬象仙翁何時還綠水空蕩漾

涼哉草木綠白露沾人衣猶醉空山裏詩閒鷺飛

石頭口水寧

張九齡

山盤逼石流北流遙林天合前浦日華浮

自守陳蕃榻常登王粲樓徒然騎目底空是復心遊

向殊無益合求名亦豈丘自陰方木所空復追窮憂

南客拂江早從貢玉輶升津阻獻酬良耆更聞見

幸裕方音多乘風采綠猶子役有期第酒同遊行

登武昌岸

陳繼善

遊人歌歷覽舊跡已上城巴水榮非字楚山關類書

荒城高何落古柳細條珠煙蒸遠若此當不能居

漢口夏別

唐宋之詞

水廣不分大舟移杳若仙清江浮暖日黃鸝杳晴烟

積木移壠遠風逐管絃遊不知樹雨慨此山川

度石門山

杜審言

石門千仞斷水落遙空道東縣崖半橋發砦洞中

仰攀人屢息直下騎堤通雲徑步攀雲梯依攀乘

星犧牛斗北天氣爭寒塞行旆高遙望同

江岸連雲暮日氣抱殘虹未改朱明律先含白爲風

堅直深不憚險灘澗窮焉登陟資徒鳥造化功

葛山濱

圓津寫月晴明全萬象仙翁何時還綠水空蕩漾

涼哉草木綠白露沾人衣猶醉空山裏詩閒鷺飛

石頭口水寧

張九齡

山盤逼石流北流遙林天合前浦日華浮

自守陳蕃榻常登王粲樓徒然騎目底空是復心遊

向殊無益合求名亦豈丘自陰方木所空復追窮憂

南客拂江早從貢玉輶升津阻獻酬良耆更聞見

幸裕方音多乘風采綠猶子役有期第酒同遊行

登武昌岸

陳繼善

遊人歌歷覽舊跡已上城巴水榮非字楚山關類書

荒城高何落古柳細條珠煙蒸遠若此當不能居

漢口夏別

唐宋之詞

水廣不分大舟移杳若仙清江浮暖日黃鸝杳晴烟

積木移壠遠風逐管絃遊不知樹雨慨此山川

度石門山

杜審言

石門千仞斷水落遙空道東縣崖半橋發砦洞中

仰攀人屢息直下騎堤通雲徑步攀雲梯依攀乘

星犧牛斗北天氣爭寒塞行旆高遙望同

江岸連雲暮日氣抱殘虹未改朱明律先含白爲風

堅直深不憚險灘澗窮焉登陟資徒鳥造化功

葛山濱

圓津寫月晴明全萬象仙翁何時還綠水空蕩漾

涼哉草木綠白露沾人衣猶醉空山裏詩閒鷺飛

石頭口水寧

張九齡

山盤逼石流北流遙林天合前浦日華浮

自守陳蕃榻常登王粲樓徒然騎目底空是復心遊

向殊無益合求名亦豈丘自陰方木所空復追窮憂

南客拂江早從貢玉輶升津阻獻酬良耆更聞見

幸裕方音多乘風采綠猶子役有期第酒同遊行

登武昌岸

陳繼善

遊人歌歷覽舊跡已上城巴水榮非字楚山關類書

荒城高何落古柳細條珠煙蒸遠若此當不能居

漢口夏別

唐宋之詞

水廣不分大舟移杳若仙清江浮暖日黃鸝杳晴烟

積木移壠遠風逐管絃遊不知樹雨慨此山川

度石門山

杜審言

石門千仞斷水落遙空道東縣崖半橋發砦洞中

仰攀人屢息直下騎堤通雲徑步攀雲梯依攀乘

星犧牛斗北天氣爭寒塞行旆高遙望同

江岸連雲暮日氣抱殘虹未改朱明律先含白爲風

堅直深不憚險灘澗窮焉登陟資徒鳥造化功

葛山濱

圓津寫月晴明全萬象仙翁何時還綠水空蕩漾

涼哉草木綠白露沾人衣猶醉空山裏詩閒鷺飛

石頭口水寧

張九齡

山盤逼石流北流遙林天合前浦日華浮

自守陳蕃榻常登王粲樓徒然騎目底空是復心遊

向殊無益合求名亦豈丘自陰方木所空復追窮憂

南客拂江早從貢玉輶升津阻獻酬良耆更聞見

幸裕方音多乘風采綠猶子役有期第酒同遊行

登武昌岸

陳繼善

遊人歌歷覽舊跡已上城巴水榮非字楚山關類書

荒城高何落古柳細條珠煙蒸遠若此當不能居

漢口夏別

唐宋之詞

水廣不分大舟移杳若仙清江浮暖日黃鸝杳晴烟

積木移壠遠風逐管絃遊不知樹雨慨此山川

度石門山

杜審言

石門千仞斷水落遙空道東縣崖半橋發砦洞中

仰攀人屢息直下騎堤通雲徑步攀雲梯依攀乘

星犧牛斗北天氣爭寒塞行旆高遙望同

雲月多僧氣山水何曾稱人意不然鳴角按鼓淒  
流乎取江南女兒歌櫂聽我且爲君遠尋黃鸝聲若  
亦爲吾倒却鶯鶯洲赤壁爭誰如夢裏且須歌舞寬  
離憂

前人

木蘭之船沙棠舟上簫金管坐南顧美酒樽中董千  
斛載妓隨波任去留仙人有待乘高鵠客無心隨  
白鷗扁平洞賦悲日楚王臺空山丘與酣落筆  
搖五嶽詩成笑散後當洲功名富貴若長在漢水亦

前人

魏帝嘗八極娛親一綑衝黃祖十符人殺之受惡名

前人

吳江賦鵝鵠筆超郡英繢銀盤金玉句欲飛鵠  
鵠獨啄孤鳳子春傷表情五嶽起方應然直可平  
高危竟何施暮發冒天刑至今芳洲上闌蕙不忍生

前人

鸞鶴來過吳江水江上雨傳鸞鶴名雲霧西飛龍山  
去芳洲之櫓何青青開萬葉香風緩岸寒枝花錦  
浪生遠客此時徒愁日長洲孤向誰明

前人

聽黃鸝聲吹笛

前人

一爲遊客來長沙西望長安不見家音鶯鶯樓中吹玉

前人

鶯鶯樓送王清然之衡陽

前人

故人西辭黃鸝樓烟花三月下揚州孤帆盡影碧山  
盡唯見長江天際流

送元公縣尹

桃花春水漲之子思乘流曉曉首臨波江邊問鶯鶯

近伏盈川雜著未甘特進麗作公是非相處公私

更相拒一危競爭名古豈然闕疑不閑則及吾宋

詩謹懷憶氣語懷俄嗣良作大李答嗟玉山谷伴

微高雲鈴鈴喚遙坡曉青州血氣沒汝陽共對

楚水清若空孟將受海通人分千里外與在孟中

谷鳥呼晴日江猿曉晚風平生不下淚於此泣無窮

江夏別宋之悌

陪宋中丞武昌夜秋

前人

海闊報於此破曹公

哀禱書暨江夏季也

杜甫

長嘯子弟間高才日淹羣古人不可見前輩復誰繼

憶昔李公有詞林有根但聲華當健筆灑落富清製

風流散金石追琢山根筆耕窮造化理學人際

千萬對門碑版照百谷各滿庭森然起凡例

蕭蕭白楊路洞徹珠璣含塔萬萬活劫浮雲衛

宗儒臣故事吏更足忌網陳已皆虛設洪會不流

向來快節皆獨後世望塵矚猶倒襲幾成崩

紫燭驚鶴几我取無虛席分宅就歸聞感懷水落

衆歸鶯鶯美懷落多愁鬱勞四千年風飄九皋展

嗚呼江夏委衷接尾尼忘我往昔多龍潭

否城太讓面打一張勢俗裕生風掛幕秋夏爽

忠貞負冤恨宮闈深流縱放逐早禍翻低垂困炎蒸

漫作退谷翁指曰王進之客不得遊之作孟湖

館指曰爲人歌者勿狃於孟湖王士源常謫官無憐

干進任武昌不爲人厭可差退谷可之孟湖故作

詩詒之

前人

招孟武昌

前人

樊山漫作

前人

漫家郎亭下復在樊水邊去郡五六里南村到門前  
山中竹邊舍庭中有寒泉西邊雙石峰引望忘年  
四鄉皆望父近諸多開田且欲學耕鉤於斯家老焉  
贈僧皎然

秋意西山多別采繁左次尋學歷三卒監遊新任寺  
元化隱參遊始君降高致誨茶養烟韻草經理方機  
俯仰水各遍天播峯翠境新耳日換物連風變異  
倚石忘世情後客房忘惠林空勿剪香侷可此  
術法大臣過佐蒼黎英率龍池灑流教風創到深遠  
徒想懷頃期於今沒遺記

尋西山隱士不遇

丘爲

絕頂一茅茨直下二三里扣關無徑使僕從奎室案几  
若井巾布車塵是鈞秋木差池不相見電飄空仰止  
草色新雨中松聲晚簷裏及茲雲幽絕自足傷心耳  
雖無資主意願得淨清理盡方下山何以待之子

西塞山下送舟行  
劉長卿  
登高復送遠隔長洞庭秋風景同萬古山滿上聲  
蒼苔紫禁雨森森送寒流今日關中事萬何共留憂  
愁固爭割據禪器終不守武昌城長江竟何有  
古來壯樹事爭愁陵早寥落衆人猶依傲侏儒  
感靈荒想像蓋沒空林載野送春行中那夕陽後  
逢君從此去昔楚方東走蘆際指金湖非遠盡口

孫權故城懷古送友人歸建業  
韋應物

雲開遠見漢陽城猶是孤帆一日程估客書聯知恨

靜舟夜帶露漁歌秋聲急蓬舟萬里歸心對

月明舊業已隨征蓋更堪江上鼓鼙聲

漫家郎亭下復在樊水邊去郡五六里南村到門前  
山中竹邊舍庭中有寒泉西邊雙石峰引望忘年  
四鄉皆望父近諸多開田且欲學耕鉤於斯家老焉  
贈僧皎然

顏真卿

行人已何在臨水空揮手惆悵不能歸氣慨沒素久  
藝苑洲重岳高陽院中坐  
前人  
泊船寶蓮上垂垂漢室長沙浦去古今懷  
島洞庭秋水遠連天孤城青葉裏吹角獨處江夜  
泊船寶蓮上垂垂漢室長沙浦去古今懷  
鄧州西惟吟  
連山盡處水雲迷山上城門路水間朱欄直下一百  
丈日發游聲自相向昔人愛閉歸城今人愛隔江  
復清湘賦岸無家客綠花紅山鳥鳴

江上逢司空曙

李端

其有煙年故相萬里餘新春兩行淚故園一封書  
夏口帆初落洛陽雁已疏誰當執肴酒暫酌瀟江魚  
送客至荊州  
韓翃

江口千家帶楚雲

武昌老人說

武昌

江花亂點雪紛紛春風濱日誰相

見者舟中有一郭君

李端

江春節

白居易

占時櫻華爭媚待我遊楚思渺渺江頭日落沙橫長金沙燭焰勸

馳光舟人乘鸞飛流女結衣裳月明全見蘿花白風

白沙灘曉月

送王允之武昌

昔登江上黃鸝閣

憶江中鶯鶯洲勢送蹉跎

流碧雲歸鶯浦江頭日落沙橫長金沙燭焰勸

春水去盡秋風今又過無因得相見却怕苦多

石頭口水界

剪人

旅館誰相問寒聲獨可憐一平野盡化萬里未歸人

寥落悲前事支離笑此身慙愧衣顛明日又逢春

寄牛郎公赴黃龍樓伴侍御夏

杜牧

漢木橫衡蜀浪分危樓點的拂孤雲六年仁政盡歌

在柳枝春送處間

荀人

邀侶以官解泛然成獨往川光翻媚日山色正於秋

野竹疎遲密巖雲復流杜村通滿水晚步足垂鉤

赤壁山

前人

折戟沉沙異未銷自將磨洗認朝東風不與周郎

便銅雀春深鎖二喬

同前

往事何消到阿瞞到頭昏不去江山自信羽扇簷烟

畫惟有吳雲照不還

黃鶴樓

王貞白

落月臨古渡武昌城未開殘燈明月片帆絕色拂樓臺

自舊傳去水從嶓冢來芳洲蘋綠用記禪生才

送鄧州張別駕歸陽朔省

司空曙

蒼烟峯路麗日晴江春雪半山尋行沙隱本人

王辟因就宮萊子不還報正恨殊第別子諭楚柳新

黃鶴樓遺題

驛室芳草遠難邊勿向東流倚少年秋色未催檢塞

馬客心无下洞庭船高歌酒市非狂者大唱居門亦偶然車馬同聲莫同恨昔人頭白盡林泉

黃鶴樓

黃鶴何年去杳冥高樓十載倚江城吾妻朝港四山

景流水夜傳三疇聲柳暗西湖供望草方雨浦偏離情登臨一騎須回首有却鄉心萬里生

黃鸝樓

手仙人舉玉枝吾行忘及早期蒼龍角歸何

曉黃鸝樓中醉不知江漢交流波渺晉唐遺跡草

離離平生最喜愁長笛裂石穿雲何處吹

望夫石

宋王安石

玉裝相對爲期一去大遲更不歸還似九疑山上

李公擇求黃鸝樓詩因記舊聞於馬當山者

黃鸝樓前月汎川關闥老卒懶不眠復聞二人笑語

蘇軾

形衣著屐屨空山非鬼火人意其仙石雄峙一仰首

清圓洞中鏗鏘空山非鬼火人意其仙石雄峙一仰首

風馳還弄脊首顧還驚汝非其人骨未收黃全乞

得東莫具持腰包乘輦席難夜穿茅屋光焰大里間

來觀已變遙們石非石非鋒非鉛或取削有崇禱詔公

錄君當考然不然此語可信馬公傳

遊白石在漢中

前人

連山蟠武昌竹葉青

坐看西鳥沒雲煙那知風雨急走今朝橫江來一奇哀朽

高談被巨浪飛飛竟早去人曾幾何絕壁漢吼

風景雨都葉松竹三益友餘行欣有得技术在道旁  
西土九曲亭青山皆培壤却看江北雲水渺何有  
難覩見矣言攀黃華數空傳係石無復陶公柳  
所須修竹林深處安井臼相將踏尋紀更裏三百棵  
西山

嘉祐中翰林學士承旨公聖求為武昌令常遊

寒溪西山中人至今能言之叔諭居黃岡與武

昌相望亦常往來溪山間元祐元年十一月二十

九日考試陪戴與聖求會宿玉堂偶話舊事聖求

嘗作元次山在梅谿刻之嚴石因爲詩請聖求

同賦當以還邑人使刻之銘額

春江綠蕪葡萄醜武昌官柳知誰我憶從墮口發春

酒第上西山尋野梅西山一上十五里風雨兩嚴飛

在何許但見落日低黃埃歸到吳王北望

入豪情堆浪肴醉去今安在石臼盈飲無樽罍爾

古意說後嗣公有妙語留懷至今好事除茲繁

恐野火燒石若當時相望不可見玉堂正對金闕

豈知白首同夜直臥看株株高花搖邊月夢忽驚

斷綿環玉鎖銀春雷山人長恨後鶯憇江湖水生濁

醉此筵夜雨鳴廊倒壁懸相看不堵臥僧難泉松深

依山閣見平川夜蘭英斗插牆株我來之意逸

然老松枯柏百年斧斤所救今夢大風鳴燭星五

十絃洗耳不須苦聽泉聲三子甚好黃力貧酒

醉此筵夜雨鳴廊倒壁懸相看不堵臥僧難泉松深



拜闈瞻星斗 惟人武鶴高酒歌 夕起鳴咽不堪聽

夢遊黃鸝樓奉答鳳山院長

王守仁

扁舟隨地處 滯泊夜向磯頭望 黃鸝聲驚之後高入  
雲下 陪風雨朝暮郎江東水閣高聲至夕天邊一  
絲絛春陰水闊洞庭野釣舟收萬葉關參差遙見

九疑峯中有榜裏重華宮舊情雲接黃陵雨十年前  
覺精誠遠忽聞孤雁舞湖月明笛橫管大風丹霞

閃映雙玉童醉捲白髮非仙翁含笑我全闇意爾  
骨肅然仙已半胡爲 尚局風塵中不屈刀圭生羽翰  
譽來枕簟失烟霞江上清風人不見故人仗劍橫湖  
裏幾歲書來思曾面公餘登眺賦消云醉墨揮勞寫  
耕課爲情投報燒殘垂曉秋陽漫江漢

漢江歌送范子之桂陽

李夢陽

漢江江上遇鳴漁江遊客無限情

青

山落日下帆

帆

芳草早月明

月

芳

生

莫倚仲宣能作賦

洞庭南接杜陽城

城

重陽前一日登黃鸝樓

孟洋

黃鸝仙道人

范

江

歌

送

范

子

之

桂

陽

江

歌

送

范

子

之

桂

陽

江

歌

送

范

子

之

桂

陽

江

歌

送

范

子

之

桂

陽

江

歌

送

范

子

之

桂

陽

江

歌

送

范

子

之

桂

陽

江

歌

送

范

子

之

桂

陽

江

歌

送

范

子

之

桂

陽

江

歌

送

范

子

之

桂

陽

江

歌

送

范

子

之

桂

陽

江

歌

送

范

子

之

桂

陽

江

歌

送

范

子

之

桂

陽

江

歌

送

范

子

之

桂

陽

江

歌

送

范

子

之

桂

陽

江

歌

送

范

子

之

桂

陽

江

歌

送

范

子

之

桂

陽

江

歌

送

范

子

之

桂

陽

江

歌

送

范

子

之

桂

陽

江

歌

送

范

子

之

桂

陽

江

歌

送

范

子

之

桂

陽

江

歌

送

范

子

之

桂

陽

江

歌

送

范

子

之

桂

陽

江

歌

送

范

子

之

桂

陽

江

歌

送

范

子

之

桂

陽

江

歌

送

范

子

之

桂

陽

江

歌

送

范

子

之

桂

陽

江

歌

送

范

子

之

桂

陽

江

歌

送

范

子

之

桂

陽

江

歌

送

范

子

之

桂

陽

江

歌

送

范

子

之

桂

陽

江

歌

送

范

子

之

桂

陽

江

歌

送

范

子

之

桂

陽

江

歌

送

范

子

之

桂

陽

江

歌

送

范

子

之

桂

陽

江

歌

送

范

子

之

桂

陽

江

歌

送

范

子

之

桂

陽

江

歌

送

范

子

之

桂

陽

江

歌

送

范

子

之

桂

陽

江

歌

送

范

子

之

桂

陽

江

歌

送

范

義漢書馬塵傳廖沙善人父爲北地太守求初四年坐光事下獄死威父以法喪身裸爲吏歎曰老子有言身與名孰親吾昔爲名乎遂絕志世外官辟名不仕當時因號北郭先生

府志獻帝初平四年冬十二月孫策擊黃祖至沙訛  
劉志遣從子虎及南陽韓驥將長矛五千來救黃與  
戰大破之祖脫身走獲其妻子及船六千艘士卒殺  
溺死者數萬人

建安八年冬十月權西伐黃祖破其軍惟城未克  
十三年權復黃祖使衛衡拒守而口督將  
軍董襲別部司馬黃震各將敢死士百餘人被斬  
翟虞入營衝堅以刀斬兩將軍術者曰是劉備  
其城堅挺身必追斬之南其男女數萬口是劉備  
敗當屬吳與關羽築會稽劉琮兵萬餘人棄俱到夏口  
劉備及瑜進逼曹兵於赤壁以火攻大破之操遁  
還南郡

程普傳。吳裨將軍領江夏太守，初從策、黃祖、於涉、美侯與周瑜謀，營業於烏林。利鈞、利爲孫權所使，以孫權左右假使，便以隱匿爲親近監護，拜時雨風大盛，利鈞忙取燭火，燭火當張強取蘆草，利拔刀向炬曰：「不取燭口，誓斬刀！」即轉火入燭口。風遂滅，不可行乃還。惟利鈞莫不稱好，而利鈞曰：「大王萬乘之主，輕於不測之淵，裁於猛浪之中，轉若裝高飛絕，危若社會，何足以利鈞歟？」死爭拒於是責重。自此後不復名也。嘗呼曰：「大鷹在樊，一日南飛，常覆於人頭。夕見一蛇，問誰，何所得？」止不得一物。母曰：「何不豎罿尾？忽然不見。」遂効罿官序。入天子南澗中，屢後車輶，約足於是道。路稚事應在此，故爲立廟。

建興十二年，孫權遣陸遜、諸葛瑾將萬餘人入江夏，渡口向襄陽。

孫休註江表傳曰：初，張武在武昌被遣都建業而慮至夏口，遇於場中大會百官，議之曰：「諸君甚拘拘，任其有計者爲國宮之議。」諸將或私言：「宜立擣匣，或言宜重設鐵鎖。」諸將以爲非計，時張良等小將木有知名，乃越席而進曰：「臣聞香佩引泉魚，魚帶鑰。」博士今宜明燒臂門之信，遣將入海，與敵爭利，形勢既成，彼不敢疑，亦知武昌人有付營者，將猶常使嚴整。一旦有吾營者相招，赴作甘水城，破壞諸將以所宜用，皆使備具如其此，則閨門延敵數步，不來矣。惟策算計最得，自越晉位後，藉以功進至西中督。

費徵傳禪夏人謀舉亮爲校尉使吳盡獲滑  
諸葛恪才辭讓應機條答不能服曉焉尚書令時  
公希煩頤禪明彌聽事日中接賓客飲食博奕益人  
之惟以公事不廢輕輦及輶大夫來就至其家閑客  
皆懼敬文武莫不厭曉焉而嘆曰君  
特貌敬文武莫不厭曉焉而嘆曰君  
信可人也  
魏司馬懿子威  
李通傳江夏人常生陰黃中大師吳甯用其策建  
安初隨曹操於許拜張成中郎將屯汝南國賈陵與  
袁紹拒官渡遼道使招降部曲並曰今急揚揚守  
不如從招通接歸之曰此公家小臣必定天下招誰  
盛感於心乃上疏曰吾知人也但使伊尹遼道使  
晉惠帝皇帝本紀天子問一病宜討何者前刺史劉  
以中國不習水戰放散居東關九攻敵必扼其喉  
而掩其心夏口東關破之心堅若爲陵軍以向陵城  
引權東下爲水戰軍四夏口乘其虛而擊之此神兵  
從天而降威之必矣天子嘉之復命帝幸於宛  
府志武帝太康元年五月詔王濬營西蜀禽舊共平  
夏口曰長鷺直進秣  
惠帝末康二年陳敏據豫陽劉上商禽被殺中郎  
白江人陳敏奉迎襲興利弘達江夏太守南侃武陵  
太守荀光屯宛口  
太安二年五月義陽營張昌反江夏太守討之不克  
奔武昌秋七月攻武昌陷之  
太安中江夏民張廣率牛生出牛忽言曰天下亂乘我  
何往勝無歸大復言曰歸何早牛乃人立而行占曰  
天下將有兵亂  
永興二年十月陳敏據江夏造壘據洛武昌固拒

破之

愍帝建興二年夏，魏掠武昌，陶侃破之。

晉書王述傳述歷東渡征屬長史時與蠻黨武昌以

有妖怪猛獸入府欲移鎮避之，達與水猿曰：「苟尚安

西欲移蠻衆鄉不棄此爲符符將爲精邪者謂爲符

開彼去武昌子有餘里數萬之衆創造移徙方當興

立城壁公私勞擾若倍要害之地所宜速徙。」當計

移徙之頃，惟二弟輕重兄今日之要邪方今強

胡陸黨常積力於荒蕪而無故運動自取非算又江州

當沂流數千艘載軍糧力為增倍疲曳道路且武昌

實是江東糧械之中非但甘露上流而已急發赴告

駿奔不難若發粟船遠在西豫一朝江渚有虞不相

接救方歎重將故當居要害之地為內外形勢使

關關之心不知所向若是愴荆則天道元遠鬼情難

言氣解吉凶誰知其並是以達人君子直道而行不

以情失貴眷亡胡之滅卒爲劉季初君惡風張

夏則憂旱秋則憂蝗冬則憂蟲春則憂蟲

家周審此舉時朝議亦不允異說不遂集

南侃傳侃荅荊州議者以武昌有都城宜分

兵城之侃每不答而言者不以侃過漢水領前佐

帝之曰：「所以設陰陽營丘以止長江耳，彼城隔

江北內無所倚外接羣夷中利深害人食利夷不

堪命必引寇虐迺致禍之由非禦寇也且吳時此城

乃三萬兵守今縱有兵守之亦無益於江南若禦虜

有可乘之會此又非所齊也後東亮反之果大敗

侃在武昌與佐吏從容飲茶常有飲限或勤猶可少

退侃宴然良久曰：「昔年心會有酒失之觀見約故不

敢違限

戴洋傳陶侃義征西將軍庾亮代徵武昌復引洋問

氣侯洋曰：「天有白氣我必東行不過數年必應尊有

大慶。」洋城門曰：「野哭兩城人將去城東宋夜

半見城內有數炬火從城上出如大車狀白炳復

與火俱出城東北行至江乃滅。」洋問曰：「此與前

白氣同時亮欲西歸石城或問洋曰：「此足當東不洋

曰：「不當也。康康三年洋固於亮曰：「武昌土地有山無

林政可開始不可居終山人作八字不及九昔吳用

于寅末上劄立宮城至丙酉還下林虎魄丙亦涉八

年土地堅實有數人心去就有期不可移也。」公至更

擇吉復光以牙不可久住

張良傳光以牙不可久住

吳有功遷都督從征江陵

孟宗傳宗母病篤為冬月思笋時地狹不得宗  
入林裏有筀田笋數莖持歸作羹奉母食畢病愈  
仕吳為宣江雷地魚鹽官每得特物必以寄母不敢  
先食自能藉網取魚作羹苦母還之曰汝爲魚官  
以鮮苦我非選逮也戴洋傳涓涓少供不拘操行遇陸機赴洛將掠之梟覬  
其指揮如非常人也。孟謂之曰：「卿材如此乃復作劫  
耶？若愚感愚哲知就之機與言寡加責異定交焉。  
授因存之想王倫曰：「若事誠東南之盜寶劍之奇  
璞也。王敦起兵據石頭若與授與官見我教曰  
吾舉天下以爲如若思曰：「見形者謂之逼誠  
者謂之忠敏。」曰：「卿可謂能言。」呂揚與若患陳勦  
敦殺之遇害。呂揚武昌亦寓居焉。車胤傳胤家貧夏月取練囊盛照書以夜繼日。胤安  
美術機悟敏速有鄉曲之譽。桓溫引爲主簿。胤善於

貪食。門生皆惡之。胤云：「吾非樂安，每游雲山，而引不以百步云。」安樂

安每遊梁園待之，延賓武昌置池鄉車湖。

王隱傳隱愛父，登造業西都舊事多所講究。家貧無

資，依廬山谷。武昌充饑，借其紙筆，書成，詔上之。

郭翻傳翻介不苟取，常閑其貧羸之不至亮知其

者，不強改也。康康末乘小舟過武昌，晉時東臘歲

武昌乃剪造船甚起之，不從。又以其舟小而狹，欲其

大，將錢賄相拒。長史李暉陽將武昌設伏兵擊

漢中時，適賦王如餘財，暉陽從三十

餘家入漢中充國守，怕激成疾。佐吏及百姓勤

勤，據魏興光拔劍曰：「吾受國厚恩不能翦除寇賊

孟宗傳傳嘉江夏人司空宗之孫少有才，太尉庾亮

荊州辟為屬新令褚裒時為豫州太守，哀慕大

晉州府州人士嘉坐大哀，遠莫問亮有五幕，其人何在

亮曰在生廟當自尊貴歷觀指畫謂亮曰此君小異

將無是乎亮欣然而笑後爲征西伯相溫參軍溫其東

之九月九日安就山祭東騎佐吏並皆方服風

吹和相望落露不沾溫使石右勿言觀其舉且良久

溫笑令還人命群惑作文學著嘉半夜歸

答其妻夫舉座慶嘆嘉私懷念多不離溫問嘉

酒有何味而卿嗜之嘉曰公未得酒中趣耳

孟陋傳宋次孫清採繼信口不及世事時或有大

亂與獨孤文帝輔政而爲參軍病疾不出懶溫躬

往詣焉或謂溫曰孟陋高行學爲儒家宜引在府以

和開味欲口非數遠議也聞門公宜當以我

不往故耳德光之人無言者十居其九豈肯爲士哉

我病不堪供役屢致爲高也由是名益重

通志王僧名號並江夏人爲安帝舍人爲秀士

時袁司徒曰孟陋高行學爲儒家宜引在府以

從之唯稱不從呂以二公位微僅將宗室北奉

汝南從豫州刺史劉秀糾合士得五百餘家追隨

他等不堪供役屢致爲高也由是名益重

府志宋文帝元嘉二十年白牘見於江夏內史劉忠

考以驗

順帝永明間都督武昌太守

齊武帝永明十一年白牘九頭兄

南齊書丘巨源傳丘巨源除武昌太守非危不樂江外

行府周問之巨源曰古人云寧建業木不食武昌

魚臣已老死於建業

李氏之傳丘之江夏人爲南齊左丞時中外假弔至

賈廷之漢上車錢五千萬及詔書皆令送買從之

後改荒廟以服救

府志廢帝永元三年蕭何命王茂畫漢室等遷郢城

東晉溫崇將軍吳平陽等十三軍救都敗績七日

郢城降於宋

費昶江夏人平生善爲賦府又善作鼓吹曲武帝重

之勃羽根才意新故有足嘉異昔柳惲博物一關巧

解東皇之觸實爲勸善可賜給十五史稱爲閭里才

子榮武帝大同二年咸寧地生白毛

太清一年侯景遣其將任約子子仙襲郢州刺史

方諸

六月王僧隱墮郢州獲城朱子仙等

陳武帝承制四年司徒陸法靜以郢州附於北齊遣江

州刺史侯譙之

人謂之毒龍  
李世博德高之子平員外郎聲名特造端李暉頤一見禮

君綱濟之假貞禪禪未幾斬去嘗驚問其義深狹對

鄰如晉書御史中丞宋導張昌兄弟有不順之

言滿付法則天不聽臣在席下遂曰宋導之言事關

此極望陛下可其奏聞天子詔諭解出支謝曰子名

位尚早若不無言禪將不測何遠大也昌曰不顧不

狃其名不彰張說爲中書令忌其才俄而以豫州刺

于事下獄罪當死并州人孔彰上書救之後從中官

楊惠助討滅有功遷濱海二州刺史上計京師邑家

豪侈不拘細行李林甫惡其質才使氣因事矯殺之

包早才名大下寺觀多齋金居往求其文翰

李鄭傳鄭邕從孫李懷光叛鄆與母妻陷陝中因給

懷光以兄病臥牀且母母欲往視懷光許之戒妻子

無得從都道行懷光怒欲加罪邕曰鄭名隸軍籍

不得爲母駕奈何不使使往懷光無以罪之時與故

行高郡同在延尉乃持刀劍逼之懷光急攻取之勢

賜高郡使在延尉所署郢州刺史孫蕃舉州內附

於陳

廢帝光大元年九月周將拓跋定入郢州與華岐水

降俱都行淳于量更徵徹破之

宣帝太建十四年江水亦知血

唐書承平傳唐僧會南歸後同平南事都城

上蒙承記傳僧會著手於民吏倚賴發倉廩開覽

以城五年單鄧人無復施費

李書傳僧會次孫武昌人淺貿古今而不能爲詩

之氣鄭玄受命後既不可去神東行營免未幾還